

布兰科·丰博纳著

人杰

外国文学出版社

人 杰

〔委内瑞拉〕鲁菲诺·布兰科·丰博纳著

江 山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Rufino Blanco Fombona
El Hombre de Oro

Monte Avila Editores
Caracas, Venezuela, 1972

人 杰
Rénjié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16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8 $\frac{9}{16}$ 插页 2

1985年1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3,300

书号 10268·192

定价 1.35 元

前 言

本书作者鲁菲诺·布兰科·丰博纳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委内瑞拉的一位多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以写作揭露社会现实的小说著称，因而被认为是委内瑞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

他于一八七四年六月十七日出生在加拉加斯一个文人之家，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五日卒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生主要从事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十九岁即进入政界，被任命为委内瑞拉驻美国费城的领事。此后，多次出任驻外使节；当过部长秘书、州长、省长和国会议员。作为政治活动家，布兰科·丰博纳始终站在民主、进步的立场上，同反动独裁统治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多次被革职和监禁。一九〇八年，胡安·维森特·戈麦斯出任总统，他再次被捕入狱，一九一〇年被驱逐出国，直到一九三五年戈麦斯死去，才重新回到祖国。布兰科·丰博纳在长期的政治斗争和流亡生活中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对官僚政治的内幕和社会现实作了深入的观察和了解，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进行勤奋的创作，因而成为当时委内瑞拉的多产作家之一。

布兰科·丰博纳是从写诗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的，他的第一部诗集《诗人与诗》发表于一八九九年，之后，又发表了《地平线的远方》(1903)和《抒情小剧》(1904)等诗作。作为诗人，他推动了委内瑞拉诗歌创作的蓬勃发展，为拉丁美洲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引起国内外文学界的瞩目。但是，布兰科·丰博纳的主要成就还在于小说，他一生发表了六部长篇小说，两个短篇小说集，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委内瑞拉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

二十世纪初期，委内瑞拉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统治者，对内实行高压政策，残酷镇压劳动人民，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利益。面对这种严酷的社会现实，不少作家摆脱艺术至上的现代主义，投身到反映政治斗争和社会问题的文学创作中，从而使委内瑞拉文学表现出了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布兰科·丰博纳是这个重要转变时期的重要作家。一九〇七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铁人》出版。作品描写了一个勤劳然而对外国大财阀却唯命是从的委内瑞拉人如何遭受剥削和奴役的故事。小说一经问世，立刻受到公众的欢迎和重视。以鲁文·达里奥为首的一批著名作家，对这位热情奔放的年轻作者的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铁人》是委内瑞拉文学开始揭露社会弊端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的标志。但是，胡安·维森特·戈麦斯上台后，却对这种新的文学倾向加以抑制。他为了封住作家们的嘴巴，把他

们全都聘为公职人员。一些被收买的作家忘掉了自己的职责，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而无动于衷；少数敢于起来反抗的作家，立刻遭到监禁或放逐。布兰科·丰博纳即属于后者。然而，当局的镇压和迫害并没有把他吓倒，反而更加激发了他反对独裁统治的斗志。一九一一年，他在流亡中发表了一部题为《监狱和流放之歌》的著名诗集。诗中充满了对独裁统治的仇恨和反抗。一九一五年，他在侨居西班牙时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人杰》。同《铁人》相比，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更为深刻，其批判的锋芒直指一切社会弊端的总根源——独裁统治者。

《人杰》是作者的代表作，早在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当政时期，作者就已开始动笔，直到胡安·维森特·戈麦斯上台后的一九一四年才完稿。作品取材于二十世纪初加拉加斯的政治生活，通过一个高利贷者的发迹史，对当时活动在政治舞台上的阴险狡诈的政客、低能而又放荡的将军、独断专行的总统，以及尔虞我诈的官场和普遍存在的贪污腐化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讽刺。

小说的主要人物是高利贷者堂卡米洛·伊鲁蒂亚，他既象巴尔扎克笔下的高布赛克一样装穷、吝啬，使自己的财富深藏不露，又象葛朗台一样狡猾、奸诈，精通新的发财之道；他具有新旧剥削者的两种特征，是一个精明能干、心狠手毒的新型资产阶级野心家。当他还是一个穷记账员时，就开始向他的同伴们放债，后来又向公职人员放债，进行重

利盘剥，等到积累了一定资金时，便做起倒卖房产的生意，成为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高利贷者，继而借机夤缘政界人士，一跃当上财政部长。由于他“理财有方”，深得总统赏识，在总统外出期间，甚至由他代理总统职务；这时，一些阴谋分子便麇集在他的周围，准备策划一次政变，把他推上总统宝座，让他成为整个委内瑞拉的主宰。（在现实生活中，胡安·维森特·戈麦斯正是这样当上了委内瑞拉总统的。）

作者在揭露伊鲁蒂亚这个政治暴发户的同时，还着力描写了昏庸无道、沉湎女色的总统，愚蠢、狂妄、不学无术的将军，低级庸俗、卑鄙无耻的新闻记者，以及受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支配的女青年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作品从平常的生活细节里，从人与人的利害冲突中纪录并展示了人物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把那种建立在金钱和权势上的人与人的关系刻画得淋漓尽致，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二十世纪初委内瑞拉的社会现实。

这部小说在艺术风格上的一个突出特色，是漫画的夸张和真实的描写相结合的讽刺手法。高利贷者伊鲁蒂亚的面貌、衣着、言谈、举止，一方面被作者用浓墨重彩加以夸张，另一方面又被作者描绘得细致入微，真实自然，正是当时社会现实中的高利贷者的一个缩影。这种艺术手法，起到了尖锐的讽世作用，它引起人们的笑声，同时也引起人们对被讽刺者的蔑视和憎恨。

作者对冒牌将军阿基莱斯·奇查拉的讽刺也是相当成

功的。奇查拉卑劣、低能而又狂妄自大，他所引以自豪的只不过是从小家走到联邦大厦所用的时间比别人都长；他还常常吹嘘自己“什么都当过，就差当大主教和总统了”。奇查拉正是凭着自己的无足轻重，象块软木一样一直在宦海上漂浮。作者把这个官场老手作为一个突出的形象，对官僚政客们的愚蠢、专横以及他们吹牛撒谎、空虚无聊的精神状态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此外，作者还用不少篇幅描写了独立战争时期的功臣之家——阿瓜隆加家族的衰落：昔日人丁兴旺、富贵发达的家庭，如今只剩下了度日艰难的三个独守空闺的老姑娘。作品表现了三姊妹的勤劳、善良和无私，同时也以善意的笔锋讽刺了她们的愚昧、保守和不合潮流。

作者在描写上层人物的同时，还塑造了一个忠厚朴实的农民形象——西里洛·马塔莫罗斯，用以衬托官僚政客们的奸猾狡诈和冷酷无情。马塔莫罗斯是一家食品杂货店的老板，也是一个土医生；不过，“他的行医只是一个消遣，正象饮酒是他的唯一嗜好一样”。他总是白送草药给他的病人，遇到贫困的病人，他还送钱给他们。然而，这样一个正直无私的医生，却被诬为残害人命而锒铛入狱。好人得不到好报，这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又是一个无情的嘲弄和讽刺。

作品艺术风格的另一特色，便是文笔恣肆，语言泼辣，这主要表现在人物的对话和作者的议论上。作者通过人物的语言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可以说达到了“闻其声，即见

其人”的效果。如伊鲁蒂亚的老谋深算、冷酷无情，奇查拉的厚颜无耻、狂妄自大，拉塔的奴颜婢膝、曲意逢迎，奥尔加的尖酸刻薄、放荡不羁，这些特点大都是通过他们的语言表现出来的。此外，小说中还夹着大段大段的议论，谈古论今，旁征博引，这种幽默而夸张的笔法，使一般枯燥乏味的议论也变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

布兰科·丰博纳是一位具有独到的观察力和创造精神的作家。他要按照自己的政治观点描写生活，反映现实。他不屑于隐瞒自己作品的倾向，公然声明自己是为政治而写小说的。他在另一部长篇小说《美人与野兽》的《前言》中这样写道：“我周围没有任何美的、乐观的或健康的东西，我的精神备受折磨，因此我不可能写出美的、乐观的或健康的东西来……倘若有人认为我这本书从文学角度来看不够美，这无所谓。与其说这是一位作家写的一部作品，不如说这是一个人应尽的义务；与其说这是一部小说，不如说这是一个公民所采取的行动……”这种创作观点在《人杰》中也表现得很明显。然而，由于作家过多地强调作品的政治目的，从而忽视了作品的艺术性；而艺术性的不足，又影响了思想性的提高。如作者对有些人物和事件的描写，因过于夸张的渲染，以致不免显得失真，令人难以置信；在揭露社会弊端时，又往往把极其复杂的矛盾冲突简单归结为真与伪、善与恶之争，归结为个人品质的恶劣和社会风气的败坏，因而不能揭示内在的原因，更找不到出路，这就给作品涂上了一

层郁闷忧伤、悲观无望的色调。

《人杰》是作者的第一部反独裁小说，也是拉丁美洲早期反独裁小说的重要作品之一，尽管还不够成熟和完善，但它真实地反映了独裁统治在拉丁美洲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基本特征，并对后来反独裁小说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胡 真 才

一九八四年元月

第一部

一 西里洛·马塔莫罗斯 出现的地方

那是星期天，六月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十一点钟，金色的阳光泻落在城市红色的房顶上，照在千家万户刷成浅赭色、苹果色、橙褐色、暗蓝色或桔黄色的墙上，射在大路上，火辣辣的，把防锈剂一般灰色的沥青晒得都走了样。

长长的笔直的大路，洋溢着一片欢乐。

在这欢乐的小小城市里，标致的姑娘们衣裙鲜艳，迈着朝圣的步子，在身穿节日盛装的人群中来来往往。妇女们时而相互之间，时而与她们的男伴高声交谈。她们刚刚做完最后一堂弥撒，漫步回家。偶尔也有做母亲的，扭动着五十多岁发福的身体，跟在年轻人的后面。一对对的情侣，则躲在撑开的金色或绛紫色的大花伞下面，抢前几步，或落后几步，躲避着人群。

一辆接一辆的汽车排成一行顺街直驶而下，另一行则逆行而上，最后消失在市中心的街区里。

在一些窗户里，女人们挤成一堆，大胆地向外张望，也不怕被人看见；另一些窗口里，年轻的小伙子们正在同他们十五岁的恋人谈情说爱。从这个或那个敞开的窗口，不时飘出一曲本地华尔兹或者一支日耳曼的什么咏叹调。

误了点的厨娘，摇摇晃晃地挎着沉甸甸的菜篮，匆匆赶向厨房。菜篮边上露出红头的萝卜，鲜绿的卷心菜，元白菜和茼蒿。

大路的末端，就是市区的尽头。布满破茅屋的城郊从这里向外伸展，仿佛是对原野的大胆入侵。就在这个路口，出现了一个穿节日服装的农夫，骑着一匹只有稀稀拉拉几根鬃毛的矮个子瘦马。

这个骑马的人，便是西里洛·马塔莫罗斯。他是附近查卡奥^①镇一家食品杂货店的老板，也是一个土医生。在方圆几里格^②的牧人里头，他的名声可真不小呢！

他小小的个子，矮矮胖胖，四十岁左右。这种平庸的体态，使他那一肚子渊博的农家学问一点儿也显不出来了。西里洛·马塔莫罗斯是个梅斯蒂索^③，他的头发一根根朝天竖着，几乎没有胡子，只在上唇生有几根黑髭，但前额上却有两道浓密的猪鬃似的眉毛。这道横眉象天幕似的罩在那对小眼睛上面，使他整个脸部都显得阴沉了。

他的这种掩盖了良好天性的凶狠模样，由于一种古典式的沉默而变得更加吓人，似乎含有敌意。可是一旦讲起药草的品性功用和夸耀起曾用这种或那种药草多少次治好别人的病时，他便一反常态，说个没完没了。

① 查卡奥位于加拉加斯东部，现为该市的一个区。

② 一里格等于五、五七二米。

③ 即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

西里洛·马塔莫罗斯不是那种在花白头发的脑袋上缠条彩帕，口中念念有词，专拿假汤假药蒙骗人的巫医，也不是那种为了几个钱，便吹得天花乱坠的江湖骗子，而是为遭受痛苦的人类自愿忘我服务的人。他简直是个天生的经验主义者；他深信本地的药方，也熟悉它的功效，并且加以宣传。

他在马路边上开了一家食品杂货铺，拥有几片耕地，就以这两者为生。“行医”只是他的一种消遣，正象饮酒是他的唯一嗜好一样。

有时，他离开自己的公牛、柜台、土地与店铺，骑着这匹日见瘦弱的马，一里格一里格地跑，给这个患疟疾的雇工送药，给那个长肿瘤的工头消肿。

他这样做的时候，绝不怀半点私心。他几乎总是白送草药给他的病人，要是遇到十分急需的患者，还常常给他们留下一些钱。

连加拉加斯也常有人来找他。马塔莫罗斯对此很得意：“在加拉加斯也时常有人求我。”这时他便会扳着指头数起在首都被他治好的人来：车夫堂富拉诺啦，圣胡安区的一个鞋匠啦，热那亚伞铺的两位意大利制伞匠兼商人啦，等等。

就在这个星期天，他到加拉加斯去了，因为星期六晚上有人从那里打电话来请他。

求助于这位土医生的，竟然恰恰是堂卡米洛·伊鲁蒂

亚，一位加拉加斯的有钱人，以吝啬出名而金银满箱的老阿巴公。

食品杂货铺里，正挤满着好喝苦酒——用薄荷和柚子皮作香料的烈酒——的酒徒们。西里洛带着掩饰不住的、或者不如说是故意显露的得意对他们说，没有办法，要关门了，大家请便，到街上去吧。他要上加拉加斯去，那里有人请他去治病。马塔莫罗斯嘴里这样说着，心里很明白：这消息很快便会从一个咖啡园飞向另一个咖啡园，从一个庄园飞向另一个庄园，从一个农庄飞向另一个农庄。

西里洛·马塔莫罗斯在医术方面所享有的几乎使人迷信的名气，将由于城里来的这一新的荣耀而大为增加。

当西里洛说出使他不顾腰包的损失，不得不比平时提前关店的原因时，一个喝苦酒的酒徒问他：

“西里洛，加拉加斯什么人请你去呀？”

马塔莫罗斯自鸣得意地回答：

“堂卡米洛·伊鲁蒂亚，一个资本家……”

堂卡米洛·伊鲁蒂亚？在场的无论是雇工还是监工，谁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这个人是会付钱给你的了。”另一个庄稼汉试探西里洛。

马塔莫罗斯不便说出堂卡米洛是以贪吝出名的，肯定不会给他钱，一文钱也不会给他。

“我不要他的钱，也不要别人的钱。”土医生热烈地回答。“行医应当是免费的，应当出于对人类和医学本身的爱。

赚钱牟利不算医道。我要是政府的话，我就禁止医生收费。这样，医生就会少了，行医的职业就可以由我们这些有志向的人来干。”

“要是你把他治好了，他多少会给你点儿的。这位伊鲁蒂亚先生，”那个雇工坚持说，“那么有钱，而城里的习惯是要付钱给医生的。”

“我再说一遍，我不要谁的钱。我是为那些需要我医治而且信得过我的人服务的。”

尽管这土医生深知伊鲁蒂亚连谢也不会谢他一声，但他还是故作姿态：

“我是说，他也许会送我点儿什么礼物，就象我治好的病人有时也这样做一样，但我什么也不要。”

这时，进来了一个新顾客，刚到查卡奥不久的加拉加斯小伙子，附近一个庄园里的仆人。

别人立即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马塔莫罗斯要去加拉加斯，因为堂卡米洛·伊鲁蒂亚请他去。这仆人晓得伊鲁蒂亚的大名，还亲眼见过他。

“堂卡米洛·伊鲁蒂亚？老狐狸一个！一个又瘦又高的老家伙，靠放债过日子的吝啬鬼，连吐口唾沫都怕地皮噁了去的人。”

接着，他兴致勃勃地对马塔莫罗斯讲了起来：

“西里洛，请你到加拉加斯去的就是他？一个好主顾。怪不得你高兴。伊鲁蒂亚真是老不要脸的，他让你去，是因为这老瘦鬼了解你，省得他花钱请医生。”